

金色的秋天

刘 勇 著

金 色 的 秋 天

刘 勇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1

金色的秋天

著 者 刘 勇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09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4 1/2 字数：83,000

1961年12月第1版

196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3·1866

定价：(八)0.36元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农民作家刘勇的短篇小说集。作者以朴实的文笔，描写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农村中出现的一些新人新事，着重歌颂了一些好的干部和先进的人物。这些作品，真实地反映了近年来农村的新面貌和先进农民身上优秀的思想品质。

余竹君 装帧

统一书号：10073·1866
定价：0.36元

目 次

鳴 · · · · ·	1
陈三娘 · · · · ·	8
陈书记 · · · · ·	19
文化的主人 · · · · ·	34
“咕 嚙 爷” · · · · ·	47
我們的刘会計 · · · · ·	59
金色的秋天 · · · · ·	73
春花 · · · · ·	89
办好事 · · · · ·	111
在党的哺育下成长 · · · · ·	127

鴨

大长墩的田，早晨还是光光的，到了下午，丘丘都扞上了嫩綠嫩綠的秧苗。淨是扞的架子禾，橫直望去都是筆直的，怪好看哩。

陈大伯在田塍上走来走去，他那双老灰色的眼睛鼓得圓圓的，看田边有沒有浮屑，田里有沒有空菟……拿他的話來說，照拂秧苗比照拂剛剛生下来的娃娃还要細致些。

在那剛剛扞上秧苗的大方丘里，有几只鴨子游来游去，还呷呷呷地欢叫着。大伯看見了，心里比刀子在刮还难受。他一路飞跑走攏去，一看就曉得这些鴨子是周四嫂的。

周四嫂是个富裕中农，去年由初級社轉为高級社的时候，才吸收她入社。她一貫做些損公利己的事情，自以为做得挺光滑，不容易被人識破，其实人家看得清清楚楚，也批評过她；可是她那張嘴巴子，水里能讲出油来，左讲左答，右讲右答，末后一定要讲得你无話可說。因此，別人給她取个綽号，叫“无人惹”，她也挺滿意这个名字。

陈大伯呢，为了私事，他就把自己的脑壳切下来給你做凳坐也行；要是誰做了損公利己的事，你就砍掉了他的头，他还要跟你干一家伙。大家給他取个綽号，叫“天不怕”。不

过他这个“天不怕”，做事既胆大又细致。

鴨子是“无人惹”的，偏偏又被“天不怕”看见了，这一回，真是釘子碰到鉄了啊！

大伯一气跑到周四嫂家里，叫周四嫂去赶鴨。周四嫂一面滿口答应去赶，一面倒茶拿烟又拖凳，象招呼她娘屋里的爷老子一样。大伯沒有坐，也沒有接烟茶，直催她快走。

“陈大伯，”周四嫂嘻皮笑臉地說，“我家的凳子又沒有刺，坐一下吧！”

周四嫂知道用軟的不行，必須来下硬的，可是又一想，对別人好来硬的，对这个有名的“天不怕”来硬的不大好，还得动下脑筋。她想了想，决定先把这老鬼騙走再說。她滿口答应：

“大伯你先走，我办完点事就来。”

“你要快些来啦！”

“要不了好久！就来就来。”周四嫂边說边走进房里去了。

大伯走后，周四嫂自言自語：“真倒楣，鴨子偏偏被这老鬼看见了。”她在房里踱了两下，忽然象想起了什么，滿有神气地說：“我是人人害怕的‘无人惹’，怕他个屁！鴨又是政府号召我們喂的，我偏不去赶，看他又怎么样！”她一屁股坐下来，一面縫衣，一面尖起耳朵听外边的动静。

大伯在田边站了一会，周四嫂还没有来，該死的鴨子越游越劲大，他气得胡子都直起来了。一路飞脚跑到家里，拿了根长竿，想把鴨子吆走。誰知这些該死的家伙，一見到竹

竿就乱跑乱踩，糟蹋了好多秧苗。大伯便揮动竹竿，一面赶，一面罵，鴨子呷呷呷地大叫起来。

坐在房里的周四嫂，听到了鴨叫声，把針綫一丢，不要命地往田边走。她走到田边，看見大伯正在赶鴨，便站住冷言冷語地說：

“社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何必呀！真爱管閑事！”

“你放屁！”大伯象打雷一样說，“如今社就是我的家，我的家就是社，我不管家事还管什么？我不仅管社里的事，还要管社外的事，管国家的大事哩！”

“管，看你还能管好！”

“老子起碼还能活三十年！”大伯伸出那双象鉄棍一样硬梆的手，在他那結实的腿上拍了几下，嚷道，“哼！老子还要活一百年！”他停了停又說：

“你下田来把鴨子赶回去不？”

“鴨子已經叫你打得五伤七伤了，就让你都打死算了。”她象木菩薩一样站在田塍上，两眼狠狠地盯着大伯，心里在默神怎么对付。

大伯本来不想打她的鴨，但她是那么一个有名的人物，不拿点顏色給她看，她是不会服馬超的，便斬釘截鉄地說：

“你到底赶不赶？不赶我就打！”

“打吧，打吧！告訴你：鴨是政府号召我們喂的，打死了还怕你不赔！”

她在田塍上指手划脚，一句又一句地逼着大伯去打。大伯气得喘不过气来，一揮动竹竿，便有两只鴨子挨了一下，

頓時伏在田里不动了。

周四嫂看見两只鴨子不动了，一路飞脚走攏去，捉住鴨子，嚎啕大哭起来。

“陈大老倌，你这恶霸呀！赶鴨就赶鴨，为何要把我的鴨子打死呵？看見我是个堂客好欺侮么？……”

“社里早就开了会，叫大家把鴨关好，你怎么不关？”

“哪个說我没关，我刚关好，却被那遭瘟的黄狗把鴨埕屋鬧开了！”

“鬼話！狗会开鴨埕門？既然鴨子跑出来了，我几次催你赶，你为什么又不肯下田呢？”

“誰說我不肯下田，我怕踩坏禾苗嘛！”

两个人越吵越厉害，周四嫂硬要大伯賠鴨，大伯答应賠她，但他还是把鴨子吆到周四嫂屋里。

周四嫂見陈大伯要走，便不要命地追上去，用勁揪住陈大伯，头往大伯胸前直撞，还哭哭啼啼，要跟大伯拚命。大伯用勁推开她，走了。她拚命地追，沒追上大伯，就在地連地打滾，口里大哭大嚷。

“救命呀！救命呀！陈大老倌打人啊！”

她这一喊，惊动了好多人，大家見了感到又好气，又好笑，誰也沒有理她。她見沒有人理，便哭得更凶了，还口口声声說被陈大老倌打了个半死。

大伯将原委告訴大家后，有的說，即使打了她也是應該的；有的說，这趟硬要齐心合力整她一家伙；有的走到别人后背吐舌头。

周四嫂見大家都是幫陳大伯的忙，便冷言冷語地說：

“你們都是有崽有女的人，千万不要踩偏呀！踩偏的人沒有好發，不死崽女就要死堂客，要不就要死自己！”

“你放屁！誰踩偏？”一個叫楊三的小伙子實在忍耐不住了，捏緊拳頭走過來。

“不是踩偏？怎麼見死不救？楊三伢子，你要打人么？打吧！我困在地下由你們打！”她看見楊三沒有動手，就又說：“不來打的不算人，是我的崽，我的孫，我的曾孫，我的玄孫，我的萬曆油麻孫……”

楊三的肚子氣得象個打足了氣的皮球，額上的青筋亂跳。大伯急忙走上去抱住楊三，並在楊三的耳朵邊說了些什麼，楊三才縮回手。

大伯雖然生氣，但一想不賠她的鴨她還會繼續糾纏的，便氣呼呼地跑回家裡，把兩只正在生蛋的鴨捉了來。

周四嫂一聽說賠她的鴨，一個翻身就爬起來了，伸手去接大伯的鴨，大伯說：

“莫忙，鴨是一定賠你。不過，還有幾句話跟你講。你要憑點良心，攸田時候把鴨放到外邊，只顧你要吃蛋，別人就不要吃飯了？你要把鴨關好；如果再走到田里來了，不僅打死了沒賠，社裡還要你賠損失哩！”

“行！”周四嫂兩眼瞅著大伯手裡的鴨，滿口答應著。

“鴨子再放出來怎麼辦？”

“由你們打吧！”她說得很慷慨。

“社裡的損失呢？”

“一定賠!”

大伯看見她都能保證，便把鴨子拿給她；楊三在旁邊，却一把搶過鴨去，說：

“沒有這號便宜的事，把那兩個死肉拿來才有活鴨給!”

周四嫂狠狠地盯了楊三一眼，心里想：“舍不得牛皮煉不成膏，搶!”她正在上去搶楊三手里的鴨的時候，忽然，她的毛伢子象箭一樣地跑來了。毛伢子鼓着那雙水晶晶的眼睛，氣喘喘地對她說：

“媽媽，快回去！遭瘟的鴨子都在菜園里!”毛伢子象船夫背褡一樣背着她走。

“是誰家的鴨？快拿棍子打嘛!”

“是我家那六只遭瘟的鴨。”

周四嫂聽說是自家的鴨，忙對毛伢子使眼色。毛伢子怎麼會知道這些？還笑嘻嘻地說：

“媽媽，剛才你叫我拿回去的那兩只鴨又活了哩；走得飛快，跟好鴨一樣。”

周四嫂急得臉色蒼白，眼花心痛，不知說什麼好，只好催毛伢子快回去把鴨子關起。毛伢子說：

“我家從來沒有個鴨埕屋，你叫我把鴨關到哪儿?”

周四嫂看看底都被揭穿了，氣得要死，真想對准毛伢子的嘴巴打一巴掌，可是她伸出的手卻又縮回來了。

“媽媽，快回去想個辦法，菜快要吃光了，快走吧！媽媽!”

她一聽說菜快要吃光了，兩只鴨子又沒到手，心里又氣

又急，一轉身，就忘命地跑回去，路上响起了唰唰唰的脚步声。

楊三把鴨子交給大伯，大伯叫孫兒把鴨子拿回去了，他們又跑去整理那些被鴨子游坏的秧苗。

一会，稻田里傳來了一片欢乐的談笑声。

一九五八年七月底

陈 三 娘

太阳金闪闪地照耀着大地，一群群的蜜蜂围着油菜花飞来飞去，田野里，嘹亮的歌声夹杂着“哈哈”的欢笑声。呆在屋里的陈三娘，心里象一桶乱麻，她没精打采地完成三爹早晨交给她的任务：把烟叶切得象头发一样细，把广湾烟筒擦得比银子还白，把柜子抹得照见人影……

忙了半天，任务还没有完成一半啊！外边不时地传来歌声和欢笑声，把三娘的心扰得更乱了。一个用了二十多年的茶壶，一失手就掉在地上，打成十多块。急得她浑身直打颤，根据三爹的脾气，肯定要挨一顿骂，要是早年，说不定还要挨打啊！

她想了一想：还是赶快把碎磁片拾起，丢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，马上去买个这样的茶壶来，那不就没事了么？

又一想：钱呢？嫁到陈家三十多年了，袋子里没装过一文钱，平常卖了鸡鸭蛋的钱，都要交给他；自己要买几枚针或买盒火柴，又去向他要，哪儿还有钱去买茶壶啊！

她把碎磁片丢在竹林角落里，心里还是突突地直跳，怎么得了啊？象木鸡一样站在那里，总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。

歌声欢笑声越来越近了，三娘抬头一看：張大嫂、李二孀、王四婆、春大姐、滿姑娘……三三五五，有的送肥，有的鋤地，有的种菜，說說笑笑，几多快活呀！她看得入神了，站在那里沒有劲，仿佛有一根绳子把她的心牵去了。

一会儿，生产队休息了，她們把工具一丢，坐在一块，張大嫂尖着嗓門喊：

“我們欢迎滿姑娘跳个舞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呀！好呀！”大家一齐鼓掌。

滿姑娘站起来，蹦蹦跳跳地說：

“还是先欢迎李二孀唱个歌。”

李二孀沒有推辞，她唱了个《生产大跃进》的歌。剛落音，大家又欢迎她再来一个，她又唱了个《人民公社好》。接着，有的唱歌，有的跳舞，有的說笑話……

休息罢，她們拿起工具，說說笑笑地上工了。

不知怎么的，她們越快活，三娘的心里就越煩惱，两条腿象木桩一样釘在那里，心里想着什么。張大嫂她們在种菜，忽然，王四婆說：

“后天就要发工資了，你們打算把錢怎么用？”

李二孀搶着說：“我早就划算了，領到工資就儲蓄起来，留着以后添置点东西，再不低声下气求人了。”

張大嫂插嘴說：“有錢不給男人，不怕二叔打？”

“笑話！笑話！自己掙的錢就由自己安排，关他的屁事！”二孀自豪地說。

王四婆接着說：“是呀！人民公社就是好，我們这些婆

婆媽媽也能掙到錢了，再不向男人去要錢啦，真痛快！”

“……”

三娘站在竹林里，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她想：人家几多自在呀！几多快活呀！我呢？成天在屋里轉来轉去，好似那籠里的鳥。看呀！她們要添置东西用自己掙的錢，动手不难；我要添置点东西，低三下四去向老家伙要錢。她們成天是笑笑呵呵的；我成天愁眉苦臉。她們都象姊妹一样亲热；我呆在屋里象守庵堂的尼姑。……我再不能呆在屋里了，我要出去搞生产，象她們一样快活快活！……

“三孀，你在看熱鬧么？嘿！今年搞得更帶勁啦，從來沒出過工的謝四嫂也下田了呀！你看，她們干得多起勁呀！”

三娘回頭一看，正湊巧，是支部書記劉大興。忙說：

“老劉，我也出工去，好么？”

“我們鼓掌歡迎！”劉大興停了停又說：“不過，你是五十多歲的人了，不能跟她們這輩青壯婦女一起去干，只能做些輕鬆事。我看，你就到托兒所去帶小孩吧。帶一個小孩兩分工，你愿意么？”

“一百二十個愿意，我就去！”

劉大興一手揪住她，說：“三孀，別性急，你還是先跟三叔商量一下吧；當然，我們也要跟他好好談一談。”

三娘斬釘截鐵地說：“不管他肯不肯，我總總要去！”

劉大興又跟她談了一會，走了。

三娘回到屋里，把事情做得熨熨貼貼，見三爹回來了，忙裝烟、倒茶。她剛提起去托兒所帶小孩的事，三爹就板着

臉說：

“是少你的吃，还是少你的穿？”他哼了哼又說：“在屋里有哪些不好？怎么还要去搞那麻煩事？成天服侍別人的小孩，洗屎啦，洗尿啦，喂飯啦，喂水啦，……几多麻煩呀！你真是有福不会享！”

“我不享你这份福，我不怕麻煩！”三娘坚决地說。“又不是給过去的地主、官老爷带小孩，带我們社員的小孩，怕什么麻煩？我帮她們带好小孩，她們更安心搞生产，多打粮食，这有什么不好？”

讲得三爹无話可答，但他无理也要霸蛮：“反正死人也不能叫你去！”

三娘大声地說：“这回我就硬要去！”

三爹把衫袖一捋：“你敢！你敢！在家由父，出嫁由夫，妻从夫轉，你敢不听我的話？当心我打断你的脚！”

三娘曉得他的火性子，再頂下去，他真的会打人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反正脚生在我的肚皮底下，懶得跟他磨空牙。

三爹今年五十多岁了，身体頂結实，田里工夫門門来得，出工也很积极，就是有个老毛病：回到屋里什么也懶得做，飯、菜、烟、茶……什么都叫三娘送到他手里。解放前两年，有一天，三爹剛剛吃完飯，三娘就把烟筒送到他手里，他接过烟筒就大喊：“茶呢？”三娘細声地回答他：“你还没有吸烟就叫茶，真是！”他把烟筒往桌上一丢，右手在桌上拍了一巴掌，震得桌上的碗都跳起来了，嚷道：“老子养你的娘！俗話說：烟茶是一路的，你也不曉得？你这不賢厚的东西，